

# 木楼

十六年

我国检察事业发展历程的文学作品

一部真实记录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杜艾洲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木楼十六年/杜艾洲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 6  
ISBN 978-7-5396-7599-2

I. ①木… II. ①杜…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215080 号

出版人: 姚 巍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吴 艳

出版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0516)83866499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2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984年初,砀山检察院搬进木楼,同年10月,我跨入检察行列,走进木楼。2000年5月,木楼拆迁,检察院搬入新办公楼,“检察”与木楼同在,历时十六年。

1984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统一着装,肩章、领徽、大盖帽,军队式检察制服。2000年10月,检察官摘下“大盖帽”,脱下“绿军装”,换上藏蓝色西装,“检察绿”与木楼共存,历时十六年。

十六年,一代老检察人教我做人做事,我从一名农民的儿子、一名高考落榜生被招录为检察干警。在检察院搬迁木楼之前,又被组织任命为副检察长。

十六年,检察事业经历浴火重生的传承,伴随改革开放,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木楼见证了“检察绿”时代,“检察绿”见证了我的成长,我见证了木楼十六年——那段发展壮大的检察历程。

——题 记

# 目 录

---

## Contents

### 序 篇

木楼影像 / 003

### 上 卷

特殊招干 / 013

键盘上的音符 / 020

那些年我穿过的军式检察服 / 027

统计趣事 / 033

暗室情结 / 038

在经济检察科做内勤 / 045

电台自播 / 051

为“辍笔”找个理由 / 058

乡镇挂职 / 065

考察前那次谈话 / 078

### 中 卷

特殊任务 / 085

- 参加华政函授学习 / 093  
出差归途 / 098  
画书证 / 102  
举例笔录 / 107  
漫谈举报 / 112  
一次特别调研 / 118  
赵科长锯门鼻子的故事 / 123  
木楼响起电话声 / 127

## 下 卷

- 同向发力 打击经济犯罪 / 135  
一次快捷的抓捕行动 / 140  
吉普车能坐多少人 / 146  
再生证据是这样形成的 / 150  
起赃故事 / 156  
新疆追赃 / 164  
大城奇遇 / 173  
铤而走险的“暴发户” / 183  
印泥口红 / 188  
“霸王别姬”那道菜 / 195

## 尾 篇

- 告别木楼 / 205

# 序 篇



*Xu Pian*



# 木楼影像

## 一

所说木楼,坐落在皖北黄河故道上,是砀山县城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起的一栋楼房。木楼自落成起,一直是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场所,直至1984年,县委、县政府搬迁后,检察院搬进木楼。

木楼临街而建,青砖墙面,白水泥勾缝。一、二两层的東西两头为大通屋,中间是双面楼,楼梯处在最中央位置。无论是两头的单面楼还是中间三层的双面楼,均是青灰色平瓦起脊。东西两头二楼屋脊的三面边缘砌有一米高的砖墙,砖墙上匀称地砌入一根根金属旗杆;中间三层楼的楼脊正中,屹立着一根高大的旗杆和一个避雷针装置。

整座楼以大门和楼梯为中轴线,东西对应。沿中轴线,楼的前后建筑起承转合,所有窗门完全相同。木楼,宛若一曲前后呼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体现了中国建筑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观点。

木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当时四周都是低矮平房,木楼巍然而立。它像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帆船,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劈波斩浪,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

木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我招干进入检察院之前。1984年高考的那

一天,上午考完第一门语文科目,返回招待所,途经木楼时,突降暴雨,我只好就势躲进木楼门檐下。我与挂在门檐下的“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牌子紧紧地贴在一起,迎接着暴风雨的洗礼。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只顾用双手抹擦脸颊上的汗水和雨水,弓腰卷起湿淋淋的裤脚。那时,检察院对我来说,就像街上冒雨疾步的行人一样陌生。我脑子还没有从考试题对与错的纠结中解脱出来,没有心思浏览墙壁上张贴的检察职能宣传画,自然也不会由衷地联想到检察机关惩治魑魅魍魉的凛然正气,更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与检察院结缘。

那时,检察院应该是刚搬进木楼不久,大门口还有没来得及整理的物件堆放得乱七八糟。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风停雨住,我向招待所走去。我回望那块“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牌子,发现一旁还有“砀山县人事局”的方牌。四个月,后因招干走进了这座木楼。木楼依旧,与我高考躲雨时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从大门到街道虽然只有两米多的距离,却拉起一道高高的围墙,隔断了我躲雨的路线。

从木楼里走出的人们穿着豆绿色制服,头戴大盖帽,鲜红的肩章与金黄的肩徽、国徽相得益彰,熠熠生辉。在进进出出的豆绿色制服中,总能看到有人屁股上鼓鼓囊囊的咖啡色牛皮枪套露在衣服外,飘浮的红绸布一角在豆绿色的衬托下,分外鲜艳夺目。

这一切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我已成为检察队伍中的一员。我努力地想象着,不久后的一天,这种豆绿色的制服也会穿在我的身上。如我所愿,一年试用期满后,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队式检察制服。在我的心目中,这身制服庄重威严:肩上扛着鲜红的国旗,大盖帽上别着金光闪闪的国徽。再之后,那把“五四式”手枪也时常挎在我腰里。

## 二

没有人会相信,新中国成立后县城最早盖起的大楼,直到2001年拆迁,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照片。

这一事实,直到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筹建院史陈列室时才被证实。院史

陈列室历程篇,想以图片形式展示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历次办公地点的变迁,而最具时代性的前三处办公地点,却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据说,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砀山检察院是十个人一间房,四张桌子,每人一个抽屉——还有两名同志合用一个抽屉。后来,检察院搬进了县水利局里的大筒子屋,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是老县衙门。大筒子屋原是县水利局的办公地点,后来临时在最西头给检察院腾出四间房。

虽然检察院的办公条件有了改变,却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如今回想起来,没有照片就对了。在那个年代,如果县城唯一一家国营照相馆的师傅们扛着三脚架,抬着摄影箱,走进昏暗的筒子屋长廊里,专门为检察院拍下一张纪念照片,有点不合时宜。

木楼临街周围光线好,不存在好不好采光问题。木楼之所以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照片,除受其他客观条件制约外,依我所见,那道高高的围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围墙外街道5米宽,街道对面是起脊瓦房,由于拍摄距离太短,要想把木楼作为前景完整地拍摄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影像都是时光留在心里的映像。最美的风景,不是停留在相片上,而是留在心底的回忆。

上班第一天,我沿着宽大的楼梯走向二楼,穿的是手工纳底布鞋,就算心里不忐忑,也踩不出皮鞋敲击木板“啪嗒啪嗒”的节奏。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上班前几天,村里人总拿我脚上的布鞋开玩笑。他们说,你挣断“红芋秧子”了,是城里人了,坐机关了,该是穿皮鞋的人了。我不是不想穿皮鞋,是家里买不起皮鞋,我还没有朴素到青春年少就不爱皮鞋爱布鞋的分上。

等我发了工资,买了皮鞋,感受皮鞋跟踩踏空心木地板的感觉时,便开始有事无事地研究这座木楼。有时是在别人下班后,跷着二郎腿,端着一杯茶,装模作样。我想,这座木楼里都坐过什么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砀山县第一任县长一定在这坐过,第二任、第三任肯定也在这坐过。那时他们坐的是什么椅子?趴的是什么桌子?会不会就是我现在这个位置?我甚至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没有体会过穿着皮鞋在木楼里走动的感受。想到他们挑灯搭火、夜以继日地工作,卷起的裤腿是不是还没有来得及放开?甚至在想,

他们会不会吸旱烟袋？

### 三

大家都把这座最早的县委、县政府办公楼称为木楼，木就木在地板上。楼层的地面不是水泥楼板，也不是混凝土浇灌，而是在架设的一排排方木上铺一层厚厚的木板，下面钉上木条。办公室顶面，常有粉刷的石灰大块脱落的情况。仰脸看木条，透过缝隙，能看到宽大的方木。

上班后，与同事日渐熟悉，虽没有深入了解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但闭上眼睛我能想起每个人的形态。我们三个新招干人员没分配科室之前，都在办公室打杂，接听电话。那段闲散的日子，培养了我听声辨人的特长。听声，是这座木楼带给人最独特的享受。木地板中空，稍有走动，便会琴鼓联合。楼上挪动桌椅，楼下的声音比楼上的要大出一倍，还会落下陈年石灰的粉尘。粉尘落入茶杯里，优哉游哉沉到杯底。二楼共有3位女同志，如果你肯留意，不管她离你多远，只要走起路来，都能分辨出是谁的高跟鞋在“咔嚓”移动。跳着曳步舞走路的小妹，舞出的是浪漫清脆的钢片琴声；中等身材的姐姐，踏出的是极富穿透力的钟琴声；高大微胖的大姐，走出的是低沉柔和的低音提琴声。

从深秋到春末，烧水、取暖的煤球炉子都是安放在办公室中间的位置，到了夏季，就把炉子挪到走廊一角。木楼里人来人往，送煤球的师傅把煤球送到大门口，办公室主任推着羊角把自行车一路从煤球厂跟来，在一楼楼梯口仰面扯着嗓子吆喝：“煤球拉来了，各科室自行下来搬煤球！”他的吆喝声，每个楼层、每个科室都能听到。一时间，铁簸箕、水桶都成了搬运煤球的器具。年轻人遇到这种场合，自然会一马当先。

木楼没有消防设施，因为盖木楼时还没有消防环评一说。木楼处处存在火灾隐患，可却是“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每个人心里都紧绷防火这根弦，换煤球时，捌伤出的煤球放在铁簸箕里，切掉最下端那块乏煤球，端来一缸子凉水，把乏煤球浇灭。换煤球是城里人日常的家务活，可对我来说却需要从头学起，因为那个年代农村人不烧煤球，都是烧秸草柴

火拉风箱用地锅做饭。

下午下班,封炉子是一项技术活。炉口封死了,炉子会因窒息而灭;封松了,煤球就会燃尽而撑不到天亮。不少科室的干警,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提个煤球钳子,夹着煤球,满木楼找炉子没熄灭的科室,引燃熄灭的炉子。办公室是引炉子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我们一起招干的三个人,都睡在木楼里,保持办公室炉子不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刚上班那段时间,一楼的房子还没有给我们腾出来,三张床就铺在二楼办公室里。家住三楼的马刚副检察长晚饭后下楼,教我们如何生炉子、封炉子,最主要的,是怕我们关严了门窗,发生煤气中毒事故。时值冬天,如果不是他提醒防止煤气中毒,说不定我们真会把门窗关得紧紧的来保暖。那晚,北风呼啸,半夜时分,我蒙蒙眈眈听到“吱啦”一声门响,却不想睁眼,便继续睡觉。之后,我感觉到有人在动我被子,帮着掖被角,便强打精神,咬紧牙关,睁开眼睛。马检看我醒了,使劲把被窝往床里推推,说:“接着睡吧。”那一夜,我感觉越睡越暖和。天亮才发现,我们三人每人的被子上都增加了负重,分别添加了一件大衣和一床小被褥。

#### 四

到了有吊扇的年代,木楼却因为要安装吊扇而让人发愁。工人师傅摸不准哪儿是有方木的地方,电钻一响,“扑哧”一声,钻头打进了空洞里。

找准方木位置也未必能让人放心。或许是膨胀螺丝在方木里没有在水泥混凝土里的挤压力大,也可能是电钻打入方木的位置太偏向边缘,办公室的吊扇在夜深人静时掉了下来,办公桌被砸出一个洞。那时我们三个人已经不睡在办公室了,挪到一楼那个一间半的房间里。幸好是晚上,要是在上班时间电扇旋转着掉落下来,那就太可怕了。第二天上班,大家见此情景,都惊出一头冷汗。

出了吊扇跌落的事,检察长马上要求所有吊扇暂时都不要启用,又请来专业师傅全部重新安装。这次师傅直接把方木钻透,六号钢筋弯曲在上一层木地板上。每一间平滑的木地板上都增添两截折弯的钢筋头,与大红

油漆极不相称,不小心还容易把人绊倒。

木楼是木窗户,双扇往外推就可以打开,也有三扇中间固定一扇的。检察院刚搬进木楼时,大多数窗户的插销因为窗户变形而无法正常使用。玻璃固定在窗户扇里面,日久天长,石膏腻子一条一条脱落。钉玻璃的铁钉因生锈而到自行断掉,若不及时换上新铁钉,刮风时窗扇晃动,玻璃随时有脱落的危险。少了玻璃,夏天风吹尘飞;冬天寒风刺骨。无奈,只能老天开你一洞窗,又主动关上一扇门。每天下班时,先回家的人都会提醒一句:别忘了关窗户。可关窗户难啊,有时需要用铁锤轻轻敲打好一会,才能插上插销。上班时开窗户又推不动,还要用铁锤敲打才能打开。

我初进检察院上班时,检察长是军转干部魏一成,一米八的个头,腰板挺直,衣服穿得板板正正,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军人气质。检察长住在三楼,我们同时招干的三人住在一楼,每天早晨我们还没起床,检察长就已经沿着楼梯从三楼扫到一楼,把整个楼梯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每天都在下定决心,争取第二天早起扫地,可每次都是我们找到笤帚时,发现楼梯早已被打扫好了。一天,我们三个人商议,晚上把检察长房间门口的笤帚偷过来,藏在屋里。

这一招还真有效。第二天,我们扫地,检察长晨练回来了,看到我们在扫地,笑了。检察长形象威武,但人和蔼,他对我们说:“我年岁大啦,醒得早,起得也早,你们能多睡一会就多睡一会吧。”检察长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令我们敬佩,至今仍岿然屹立在我心中。

我们三个人,随着恋爱、结婚,先后离开木楼。但木楼像不远处人民广场里的大鼓戏场,前人走了,新人又进来。直至搬进新办公楼,木楼里仍有检察干警全家住户。他们都是军转干部,携家带口,由于城里无住处,不得不暂时栖身于木楼里。

木楼,既是检察院办公的地方,也是检察人的家。

## 五

搬进新办公楼,我们每天都要穿过宽敞明亮的大厅。藏蓝色西装映衬

在洁白的瓷砖上,像幽居深山的隐士踏入明堂,恍然间,我有种丢失自己的感觉。丢失的是什么?是豆绿色制服在深红色木地板上走动时那份厚重的融合。一个人在一个集体里是一分子,在一个大环境里就是一个元素。豆绿色制服的移动如绿叶上的红花在摇曳,那肩章、徽章,既如红花,又如飘浮在花蕊上的黄粉,有一种雾里看花般的诗情画意。

只可惜,这诗,这画,都已成为过往的回忆。

新办公楼房间多,科长以上干部都坐单间。有人不适应,嫌过于清净,就像昔日常常为一块糖果、一个苹果而争吵不休的姊妹,突然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顿觉那份情感变得生分了。

这是搬进新办公楼的第一个国庆节。院里举行升国旗仪式,大家列队伫立在国旗下,唱国歌。从军转干警里挑选三人做升旗手,他们迈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来到庄严的升旗台下,大家凝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齐声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眼前不禁又浮现出在木楼里升国旗的情景:那是1985年,我进检察院的第一个国庆节,几位干警把体形偏瘦的我从西头二层单面楼一角四十公分见方的洞孔推向二楼顶面,随后,马刚副检察长借助我的拉力爬了上来。

马刚身高体胖,洞孔刚刚够通过他的身体。我俩分别给东西两处单面楼屋脊边缘上的每一根金属旗杆都插上彩旗,他沿着墙壁金属框架攀缘到双面楼的楼顶,把五星红旗悬挂在那根高大的旗杆上。楼下仰面站立的干警们,唱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楼下没有足够空间,没办法列队,但每位干警都很严肃,甚至是热血沸腾。我伏身二楼砖墙上,凝视五星红旗闪耀绚丽的光辉,听干警们发自肺腑的歌唱,仿佛感受到1949年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震撼!

半个甲子年,弹指一挥间。木楼,定格在曾经出入于木楼的每一位检察干警的心中。



# 上卷

*Shang Juan*



